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二十四回 顧煥章升任真定府 王有義殺賊密樹林

詩曰：閒來無事不從容，睡覺東窗日已紅。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

道通天地有化外，思入風雲變態中。

富貴不淫貧賤樂，男兒到此是英雄。

守備張忠要將李玉拿下，只見從外邊來了一人，身軀矮小，頭戴草帽，身穿貴州綢大衫，高襪雲履，手拿小黃布包袱一個；年在三旬以外，雙眉帶秀，二目帶神。進得店內，一見要拿李玉，說：「唔呀，不可如此！」張守備一回頭，把眼一瞪，說：「你是作什麼的？放著道路不走，在此多管閒事，趕緊給我趕出去！」從外進來的此人，正是新任總兵顧煥章，身穿便衣，暗自私行到此，見守備問他是作什麼的，他才說道：「我是個相面的。從此路過，見你們打架，我來勸解，不能不管。」千總王有義一聽煥章之言，說道：「你進來，你給我們二人相面吧。把那跟班的放下來，咱們到上房屋裡坐著。」李玉見主人來了，也不敢言語了。見三人進了上房，他本來就醉了，在天棚底下椅子上就睡著了。

到上房三人落座，煥章問：「二位在哪裡當差？」王有義說：「我們是保定營的守備與千總，接上司上任，乃是真定鎮總兵顧大人。望先生你給我們二人看看相貌如何？」顧煥章說：「唔呀！尊駕的相貌可喜。印堂發亮，正走中年大運；三山得配，為武將，望後必要掌權；鼻有梁柱，將來必能官居極品。看尊駕目下氣色，百日之內定要高升。」王千總聽罷，說：「多蒙先生台愛。我們這營伍中升遷，俱有一定的規矩，此時又沒有出缺，我何能升遷哩！來吧，你再給我們這位張老爺看看。」煥章一瞧張忠，大吃一驚，說：「唔呀！弗好哉！你這個相貌雙眉帶煞，地閣發蕭，眼無守精。尊駕此時雖則為官，臉上帶一般煞氣。我可是直言，三天之內，必有大禍臨身，恐有掉頭之禍。」張守備一聞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說：「你這個無禮的匹夫，竟敢以惡語傷人！」王有義說：「大哥，君子問禍不問福，何必生氣！」煥章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二位不可不信方才所言。」煥章說：「我再給你細瞧瞧。噯呀！張老爺我瞧錯了，我看你今夜晚三更准死！」張守備氣往上衝，作威說：「這還了得！拉下去給我快打！」煥章說：「要憑打，你們也不是我的對手。我實告訴你們說吧，我就是剪子峪捉拿小耗神、暢春園與神力王比武的賽報應，顧煥章就是我。」二人一聽，慌忙跪倒，說：「原來是總鎮大人，卑職等未曾遠迎，惟求大人恕罪！」煥章說：「你們起來！這也不要緊，你們起來！」二人在旁邊站著，垂手侍立。大人說：「你們坐下！」讓至再三，方敢落座。

張忠吩咐看酒，少時店中人將酒席擺列齊備。張忠親自到外面燙酒，進得屋來，滿滿給顧煥章斟上一杯，說：「大人神相，卑職素日久仰，料想我斷無生理。我這一杯酒，奉求大人一件事：家有八旬老母，卑職家中又無兄弟，倘若我死之後，求大人多多照應。」煥章一聽，說：「倒是個孝子。我喝了你這杯酒，就是你死之後，都有我一人承管。」說罷，一飲而盡。張忠復又斟了一杯，說：「家還有十四歲兒子，讀書未成，學武未就，求大人帶到任上，不時教訓，給他一個微末差使，久後他能夠養身餬口，卑職就死在九泉之下，亦感念大人的厚恩！」說著，跪將下去。大人用手扶起，說：「起來，我再飲了你這杯酒，諸事都在我顧某身上，老兄不必多慮。」張忠又將酒壺拿起斟上，言道：「卑職家眷現在保定府，倘若今夜身遭不測，求大人將卑職屍首著人送回府下，恩同再造！」大人接杯在手，一氣而乾。「老兄但請放心，不必多囑咐。」煥章說罷此話，覺著頭暈眼黑，天地亂轉，頭重腳輕，坐立不住，栽倒在地，氣閉過去，不省人事。

張忠一見，哈哈大笑，吩咐伙計將店門關上。正是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叫王有義趁著李玉他睡覺，將他捆上。王有義捆好了李玉，口內塞上些個氈綿，然後又來到屋內，叫道：「大哥，咱們將那兩個人都已捆上，我到此時不明白，你是怎麼用酒會把他兩個拿住了？」張忠說：「賢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當年作過龐各莊的把總，因剿賊店，得了一包麻藥，我留在身邊。今天你我在此相遇仇敵，故用麻藥將他麻倒。」

原來張忠是永平府撫寧縣人氏，行伍出身，出任南路廳把總被撤，他又投在保定府校鏢當差，那時他就歸了八卦教了。教中人給他用銀子走動門路，他方升本汛的守備了。與王有義是把兄弟，哥倆常在一處談心說話，情投意合，言語對勁。他勸王有義歸順八卦教，王有義也不知八卦教是如何的好處，就跟他入了八卦教了。後來入了教一年有餘，方知道他們乃是邪教，不是正道，有心要退出來，無奈又在他手下當差，不好脫身。今天他二人是奉他都會總的白牌，前來捉拿顧煥章，與小耗神報仇。今天用麻藥將顧煥章拿住，用被窩將他二人包好，候至夜晚起身。一則恐走漏消息，二來白日眼目眾多。二人落座吃酒，吩咐將李玉所拉之馬套上一輛車，連顧煥章主僕二人物件等俱都裝在車上。一干眾人心甚喜。

候至日落，大家起身，出離了何家窪。行至三更時分，正是皓月當空，前面有一樹林，甚是幽靜，大家齊說：「咱們這裡歇息歇息再走。」張忠等俱皆下馬，眾人口渴，想要喝水，見東南上有一菜園子，眾人前去尋井喝水，就剩下張、王二人在此看守。聽得前面村莊正交三鼓，張忠一想：「他給我相面，說我今夜必死，現在天至三更，我不如把他殺了，以解我胸中之恨。」說罷，走至車前，由被內將顧煥章拉了出來，舉手中刀，照著顧煥章脖頸，只聽「咯嚓」一聲，紅光崩濺，鮮血直流，「咕嚕叭噠」，人頭落地，死屍栽倒於車下。不知顧煥章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